

陶永泰 著



小说跨越了七十多年的时空，描写了主人公们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曲折而多彩的人生。有天真无邪的少年童趣；有神出鬼没的战争；有令人啼

笑皆非的爱情故事，有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也有知青们的蹉跎与无奈，

以及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

北方文艺出版社

背 运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 · 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运/陶永太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317-1622-4

I. 背... II. 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268 号

背 运

Bei Yun

作 者/陶永太

责任编辑/梅庆吉

封面设计/叶方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2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阿城制版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8.3

字 数/459 千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39.00 元

书 号/ISBN 7-5317-1636-4/I·15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生就是一场戏，只要披上了角色衣，一言一行便由不得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忠实于各自的角色，绝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就会招来喝倒彩，乃至轰下人生舞台。”

目 录

一、老榆树轶事	1
二、青石坞	13
三、弈取上门女婿	21
四、别无选择	36
五、一瓶发油	48
六、被捕	57
七、鬼子投降了	67
八、新交	77
九、尤葫芦跑了	87
十、逼上梁山	92
十一、反扑	100
十二、终成眷属	104
十三、喋血相遇	110
十四、偷梁换柱	126
十五、有口难辩	131
十六、逛街	141
十七、手帕风波	148
十八、拉娘配	156
十九、祸从口出	173

二十、离婚	182
二十一、李代桃僵	197
二十二、云戈托孤	208
二十三、雄心不已	216
二十四、雏燕纷飞	228
二十五、举步维艰	245
二十六、情书无字	264
二十七、举荐风波	276
二十八、惊雷过后	285
二十九、续亲计划	295
三十、返城骚动	307
三十一、一枕黄粱	324
三十二、回省城	334
三十三、他是谁	345
三十四、叮嘱	354
三十五、客人	365
三十六、演唱会	375
三十七、“幽灵”	385
三十八、迷惘	394
三十九、宝库妈	407
四十、元旦	413
四十一、恶作剧	423
四十二、变革	432
四十三、赏月	450
四十四、机遇	458
四十五、好事多磨	466
四十六、动迁	476
四十七、东门得手	482
四十八、港商	492

四十九、乔迁	497
五十、签约	503
五十一、和平大厦	515
五十二、炒股失利	526
五十三、殒灭	541
五十四、最后人选	552
五十五、婚宴	566

一 老榆树轶事

凛冽的北风在松嫩平原上呼啸着，把那细细的小雪粒洒向一望无际的草原。

草原上长满了一米多深不知名的长茎草，它们把自己的后代——那毛绒绒白花花的草穗儿捧在自己的头上，任北风吹打、摇曳。

草原深处，影影绰绰看到有几处蘑菇状的草屋顶，因为下面的墙身都隐藏在那些长茎草的后面。这便是金草原牧场第四大队的营盘。在那些蘑菇顶的下面，住着六十名知青、二十多名员工，还有二十多名下放干部及家属。

一辆卡车在刚开辟不久的坎坷路上缓慢地行进着。司机咕哝了一句：“快到了。”

郭秀文手里抱着一台缝纫机头，她与女儿杜娟坐在司机身旁，随着车子的颠簸摇晃着身子，对于司机的提示并不理会。

杜明远和志刚父子坐在车厢上边。车里还装着一家四口的全部行李。

杜明远是最后一个到“五七”干校落户的。建筑公司以筹建“五七”干校的名义，拨给牧场一笔款子，说好，干校建成归牧场管理。其实这也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笔糊涂账。

牧场将“五七”干校改为第四大队，为杜明远保留了大队长的

空位。此时此刻正是他前来走马上任。

卡车急剧地转了一个大弯,开进了一个用板皮做栅栏围起来的大院子。车上的人纷纷下车,抖掉了身上的尘土。前来迎接的人们把行李杂物卸了下来,搬进了早已准备好的一间空房。

下午,副大队长金胜海陪着杜明远察看了营盘。

那些房屋卧入地下足有半米深,墙身是用土夯成的。屋面罩着一张用草绳编结的大网,在接近房檐的网边上,拴着坠网的砖头。这是聪明的北方人在材料匮乏的情况下,抵御狂风和严寒的一大创举。营盘的东南是羊圈,不过是用土围子围起来的一块空地罢了;围子外面有一间母羊分娩用的小屋,马厩、牛栏、猪圈、鸡舍等由东往西依次一字排开。

营盘中有一处比较高一点的房子,周围栽着一圈灌木,围成一个院落,这便是在这里创基立业的第一代牧民留下的产业。如今,那牧民的后代去向何处已无人知晓,而那房屋却已经用作队部办公室了。

房子的山墙外有一棵大榆树,长得像盆景一样婀娜多姿,它是这片牧场上惟一的树木,是那老牧民栽了做标志用的,以便在草原上放牧迷失方向时辨明营盘的所在。树干的直径足有五十多公分,一人难得抱拢,由此可见树龄不下三十年。在接近树梢的枝丫上,支撑着几个不知是什么鸟类的窝巢,此刻显然已经鸟去巢空。可以想象,昔日这里一定有过繁华岁月,那些鸟儿们曾有过在树叶间互相追逐、嬉戏、啼叫的情景。它们把窝巢筑在这棵老榆树上,或曾视作千里之旅的驿站,或曾留恋过这草原的碧涛绿浪而迟迟不肯离去……

距离地面两米多高的一根大粗枝上,有一束铁丝吊着一截钢轨,这是用以发出起床、上工、吃饭、睡觉命令的时钟。住在这里的人们每当看到它时,常会产生一种瞬间幻觉,勾起人们心中一段苦涩的往事……

金草原牧场于一九六八年在大力发展农牧业的口号下,扩大

规模,增加了一个队的编制。金胜海原是牧场总部行政科的副科长,受命负责组建四队。这时,正赶上城里干部下放,以及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此四队便由前面说过的三种人员构成,共计一百多人。知青六十人,二十九名男性,三十一名女姓。其中多半是上海籍,其次是北京和本省的,分住在一字形五间毗连的泥草房里。

女知青中有个叫徐彩云的上海姑娘,十六岁,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躯,姣美的容貌,说话时常常面带一种无名的羞涩。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小性子,好哭。她在初中有个同学叫戴招娣,比她大,像姐姐一样呵护着她,俩人极要好。徐彩云本是独生女,按政策规定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却不知怎的一时头脑发热跟随招娣一起来到了北疆。

到牧场之后,俩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有时彩云想家,趴在床上哭,招娣便过来搂着她一起睡。所以女知青们都叫她们假夫妻。

一天晚上,彩云睡了一觉之后,起身到室外的旱厕小解,回来时走错了门,进了别人的房间。原来这五间泥草房居中的一间住着放牧班长王鹏,他左侧的两间住的是男知青,右侧两间是女知青。彩云的住屋紧挨着王鹏的屋子,她小解回来少走了一个门,进了王鹏的房间,那床位与彩云的床位相同,进门向右拐,贴着间壁墙。彩云没有丝毫的顾及,睡眼朦胧地摸着床位便上床睡了。偏巧正逢王鹏收工后回家办事没回来。夜半时分,王鹏因回得太晚,进了门也没点灯,想摸黑脱衣睡觉。他先在床边坐了一下,觉得臀下有什么东西,便抬起身来向床里边拨了拨。这时他听见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不要顽皮,我困死了。”她说的是上海话,内容虽然没听懂,但那声音他听得真切,这是彩云的声音。

王鹏素喜沾花惹草,自我感觉良好,三十好几了,还总想着碗里、看着盆里、惦记着锅里的,整天混在女知青堆里嬉皮笑脸,对彩云姑娘早就垂涎三尺,只恨没得着机会。他暗想这一回她是自

己送上门来，活该我走桃花运。他迅速脱下了身上的简单衣裤，钻进了被窝。他先用手摸了摸，发现她没有穿内衣，她的肌肤丰润柔嫩。这时他早已欲火难耐了，翻身爬了上去。彩云此时已经清醒了，而且确切地感觉到他不是戴招娣，他有着她所不具备的本领。然而已经晚了，他像一付铁夹子一般，牢牢拘在她身上。她的手脚和腰身全都动弹不得，连嘴唇也因为重重地压在他的腮下而不得发声，她只能用鼻孔维持着艰难的呼吸，喘着粗气。这个“铁夹子”足足把她折磨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松了手，瘫软下来。这时她想趁机跑掉，抓起衣服便往床下跳，却冷不防又被王鹏拽住，并推翻在床。她拼命挣扎，但也只有两条腿还有活动的余地，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朝着墙壁蹬去……这时王鹏才意识到她似乎并不情愿，刚要松手，哗啦一声间壁墙忽然倒塌。原来这间壁墙是用向日葵杆夹起来的，外面抹上一层草泥，再糊上报纸。说起葵杆，城里人多有不知，农村有句歇后语：“轻秸打狼——两头害怕。”说的是狼怕人亦怕，因为轻秸与狼腿都是脆弱之物，不堪一击。这轻秸就是葵花杆，貌似粗壮，实则皮脆里囊。用它做骨筋打起来的间壁墙，论其强度，比那布帘子强不了多少，仅隔视线而已，怎能经得起在这种当口上的挣命一踹呢！两人正在愣神，隔壁男知青已全部被惊醒，煤油灯、蜡烛、手电筒全部点亮，两个人赤身裸体的狼狈相在灯光下暴露无余。

第二天徐彩云不吃不喝，趴在床上整整哭了一天。大家谁也不清楚她是怎么跑到王鹏的房间，连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因此，别人也不知该劝说什么，多数都躲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三五成群地私下议论着。招娣只是默默地坐在彩云的床前拂弄着她的头发。她有一句话压在心底：“你是怎么和他搞到一起去的？”却又总觉得难以启齿。她总觉得以她那样清高的志向和端庄的举止品行，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可事实又无法解释。她并没有反抗呀，要不是他们把墙弄倒，谁能发觉呢？最后她的结论是：“这种事情不敢打保票。”

这一天就这样在大家的疑惑中过去了。第三天早晨天蒙蒙亮,有人发现大榆树上吊着个东西,走近了才看清是彩云尸体。她自缢了。

场部很快派下人来调查这件事,不由分说,武保干事首先把王鹏扣了起来,当即进行了审讯。可他一口咬定:“是她自己送上门的。”调查组看了现场,发现两个人的床位很相似,都是进门向右拐,贴着墙边的位子。之后,又在男女知青中进行了调查,了解了出事的时间和全部过程,最后断定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想给王鹏一个处分,却又找不到理由,就此不了了之。

男知青中有个叫胡宝库的,他是个本省青年,长得人高马大,一米八五的大个子,身体强健,胆大心粗。他背地里骂道:“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人都叫你‘误会’死了,竟然屁事都没有!好啊,老子叫你尝一尝‘误会’的真正滋味!”当天夜里外面正下着小雨,胡宝库找了四个人,亲自找到王鹏,说他的坐骑乌蹄白不知出了什么病,趴在地上不肯吃食……

王鹏坐骑是来四队时随身带来的专用马匹,并且许诺了与人一样挣一份工资。这匹马不仅驰速超群,而且温良驯服,善解人意,慢说牧场里独一无二,就是方圆百里都颇有名气。王鹏之所以能在牧马场上称雄,他的坐骑功不可没。这马的毛色也有些出奇,一般黑马白蹄居多,它却正好相反,浑身雪白,却单单蹄子上面二十厘米高的毛色是黑的。所以王鹏视之为掌上明珠。

王鹏听说坐骑出了毛病,二话没说撒腿就往马厩跑。胡宝库等五人也步其后。这王鹏也是一时急昏了头,竟然忘记这马是专门的马夫专料专喂,出了毛病也应该是马夫来通知,怎么会冒出这五个人来?到了马厩,没等王鹏反映过来,胡宝库就把王鹏反剪双手捆到了拴马柱上。这时有人把挂在柱上的马灯捻亮。

“王鹏,你可知道我们叫你来有什么事情?”胡宝库慢步走到王鹏跟前,用愤怒的目光逼视着他。王鹏惊恐地望着五个人的面孔,愣愣的不知说啥好。

“怎么，你半夜里那本事哪去了？不敢说？可敢做呢！你的嘴既然没有用，干脆就给你封上。”

宝库抬起手扭住了王鹏的鼻子，他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有人把一块破布塞了进去。这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在发抖，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宝库取下了挂在墙上的马鞭：“我来告诉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嘴里说着，鞭子已经霹霹啪啪地打了下来，打累了换一个人来再打。

那王鹏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短暂的紧张之后，调整了心态，选择了对策。他借着躲闪鞭子的举动，巧妙地在柱子上磨蹭着绳子。那是一根草绳，实际磨蹭的时间并不太久，绳子已经有了些松动。宝库示意停住了手，开始审问：

“你来说说看，你是不是强奸犯？是不是反动的东西？”

王鹏摇了两下头。突然，他又用力地点起头来，那头点得像鸡捣米一般。宝库让把鞭子交给另一个人继续打。话音刚落，王鹏已经把绳子挣断了，他一个箭步蹿出足有三四米远，在细雨濛濛的夜幕下消失了。宝库正要带人追上去，一个叫潘智勇的知青拦住了大家：“算了，已经教训过他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今后不要再犯这毛病，我们还是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众人听了觉得也是：“算不算强奸犯我们说了也不算，大家出出气也就可以了。”说罢各自分头回屋去睡了。

翌日清晨，起床钟尚未敲响，饲养员起身饮马。他提着水桶走到井台，用绳子把水桶续下去，半天却提不上水来，扒在井口仔细看时，见有一块蓝布样的东西漂浮着。井并不太深，他找了几个，在套马杆的大头绑上铁钩，几个杆子同时下手。捞上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是王鹏吗？他怎么跑到井里去了？”再看看身上被鞭子打的紫印，几个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真是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死了一个徐彩云，没等处理完，这里又死了王鹏！大院里立刻如同炸了窝的蚂蚁，乱成一团。人们七

手八脚拿来凳子，把死者抬上去控水。老马夫也跑过来帮着按压腰部。忙了一阵之后，马夫忽然停下了手，摸了一下死者的肚子，那肚子瘪瘪的，又看了看面部，鼻下有一缕血丝，再弯下身来摸了摸胸口，最后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垂下手来叹了口气：

“别瞎忙了，已经没指望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呛死的。”

金胜海这个平时沉着冷静、心计多多的副大队长听了，大惊失色。他很清楚，这件事本身虽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人是他要来的。王鹏是地方上大队书记的胞弟，组建牧场四队时，他需要一名有经验、年轻的放牧班长，书记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因此，他首先想到了今后的麻烦。

“大家别愣着了，快去报告场部吧！”这时有人提醒道。

金胜海这才派人保护好现场，一面令人飞马禀告场部。不大工夫，场部开来两部吉普车，由场长带队，一行六人组成了调查组。来人首先检验了尸体，从身上的伤痕入手，很快查出了武斗参与人，又从胡宝库等人的口中得知大致经过，然后察看了现场。

这口井是专门饮牲口用的，位于东侧，距离马厩直线距离约七十米。在刚下过小雨的地面上，有一条清晰的脚印，从马厩出来朝东南方向延伸。脚印间距一米四左右。在离马厩五十多米的地方，脚印突然九十度折向东北，直对着井台插了过去。井台有三十公分高，是碎砖块垫起来的。在井台下的草丛中找到了王鹏的一只鞋，还有一块被踢移位的砖头，除此之外没有别人的脚印。武保干事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之后，就地开了个会，作出结论：“既非自杀，也非他杀，雨夜迷路失足落井致死。”场长打算以意外伤亡事故，内部处理。他说：“至于身上的伤痕，那是武斗所致，这几年的武斗司空见惯，已是平常事了……”

经办人根据场长的意思，向死者家属做了解释，并阐明了与第一命案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个人因有特殊背景，由不得你内部处理。第二天一大早，死者家属招集了三十多人，手里拿着棍棒家什来到第四大队，堵住了营盘的出口。领头的叫喊着：“找管事的人

说话，一定要交出打人凶手，否则营盘里别想剩下一个活人！”金胜海见了这种情形慌了手脚，赶紧把一位班长推到了前面，让他出面说和。这人颇有嘴上功夫，号称和事佬。他陪着小心看了看来人的气势，发现只有前面的三个人表情激愤，后面只有少数几个人跟着呐喊，多数是既不呐喊也无面部表情，似乎只为凑数站场助威来的。说和人这才壮了壮胆，站到显眼的位置上：

“乡亲们，”他清了清嗓子，一面咳嗽着一面寻找着能解决问题的言辞：“乡亲们，请消消火……”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这里管事的，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好了，大家心平气和地讲好不？”

“没法心平！”

“少啰嗦！交出凶手来完事！”

对方七嘴八舌地起着哄。其中有一个人不声不响直奔屋檐下走去，从兜里掏出火柴就要点火。可巧，这时胡宝库正在屋檐下观敌料阵，见此情形一把扭住了对方的手臂，随手夺下火柴，再一用力，那人疼得不得不背过身去弯下了腰。胡宝库正待趁机狠端上一脚，冷不防却被眼快手快飞蹿过来的老金从侧面推了一个趔趄。

老金不愧是一个审时度势会看火候的人，他深知这一脚若是踢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谁先挑起了武斗，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架式就好像已经点着了炸药的导火索被扯断了，启爆暂告中止。但是老金注意到，对方原来撮在地上的家伙现在都举到了手里，而且不声不响地一字排开。再回头看看知青们，也是针锋相对，长阵一条，那手里多半拿着家伙。还有人把手背在身后，那后面肯定也是操着要命的家伙。这时反倒无人吭声费口舌了。这形势真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乡亲们——”老金一面掏出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面口吐连珠地说：“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且听我忠言一句，这样下去就要出乱子了！知青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安排来的，对待知青的

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咱们贫下中农是最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了……话又说回来,这些知青在学校里都是红卫兵,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事,惹得贫下中农与红卫兵搞起武斗,这事谁高兴呢?”老金说到这里把头朝天空一甩,“那不是让阶级敌人看笑话吗!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常说的‘亲者痛仇者快’。依我看,派几位代表来,咱们一起去找我们上级,坐下来协商解决。你们看好不好?”

对方没吭声。那个头头毕竟还是有些头脑,他把那个想要点火者拽了回去,把他塞到队伍的后面,回过头来又浏览了一下知青的阵势。知青们个个怒目而视,似乎等待着对方“先打第一枪”,来个后发制人,给以致命的打击。双方势力对比非常明显,知青人数是对方的两倍有余,若再加上心理因素,其能量或许不止三倍于敌。对方头头大概是见知青人多势众,估计若真要交起手来未必能得着便宜,况且点火烧房本就无理,于是便与身旁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

这时他身后仍然有人骂骂唧唧:“你们上级算个屁!我们要的是有人来偿命!”

头头用手势制止了他,转过身来对金胜海说:“好了,我们之间不犯口舌,跟你们上级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找个地方说理去!”他挥了一下手,“咱们找政府去告他们!”

“对,咱们经官!”

“经官!官巷里咱也有人!”

领头的人带着原队人马直奔镇政府而去。

镇政府觉得这是人命案,不属一般的调解问题,便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到县里。县政府的原班人马倒的倒,下的下,权力机构已经基本瘫痪,由临时成立的革命领导小组主持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招集了有关部门的在岗人员,对案情做了研究,最后定为:私设公堂,残害他人,致死人命罪。认定胡宝库为首犯,潘智勇主犯,又考虑了“民愤极大”的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人各判有

期徒刑六年。

风波过后，死者的善后以及家属的安抚工作均已处理完毕。草原牧场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场长办公会议，会上就如何改善知青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做了具体安排。第一、接通电话，以及照明电源。第二、将原有水井全部改成手动机井。第三、调整营盘布局，男女分院，家属住房另行安置……场长布置完了之后，下面稍稍地泛起一阵骚动。场长看了一下各位，面上各有难色，接着又做了一番动员。

“同志们，这些本来我们就该做好的，只是因为资金困难，以致我们的工作万分被动，结果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可是主观上等、靠、要的思想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

“今年的经费已被提前支出安置下放干部了……”有人发言说。

“我们队距场部只有三公里，把电线给解决了，再给两吨水泥就什么也不要了。”

“哼，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人倒有，可谁给出材料？”

“对呀，无米之炊媳妇难当嘛！”

这后面俩人的说话像是造反派的口气。

“自己的梦自己圆，各自分头想办法。你们大家都掌握着生产权力，只要保证完成场部的生产计划，想办法去改善环境还是不成问题的。”场长的声音有些低沉，但却十分坚定：“同志们，任务一定要完成，必须完成！砸锅卖铁也得完成！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怕戴什么帽子，只要创收是为了改善环境问题，出事我顶着！”他停了片刻，换了一种缓和口气继续说：“我不想上纲上线提到政治高度吓唬你们，一定要克服为难情绪。我们在坐的都已经是为父母了，谁家没有子女？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父母揪心断肠千里迢迢把她送到我们这儿来支边，才几天哪，让人家鼻涕一把泪一把捧着骨灰回去了。设身处地想想，我们心中什么滋味？客观一点说，我们有没有责任？有些事情本来可以做得好一点，可以避免一些